

金缕衣

金缕衣

【静言思之◎著】

你冰封的心，渴望一丝暖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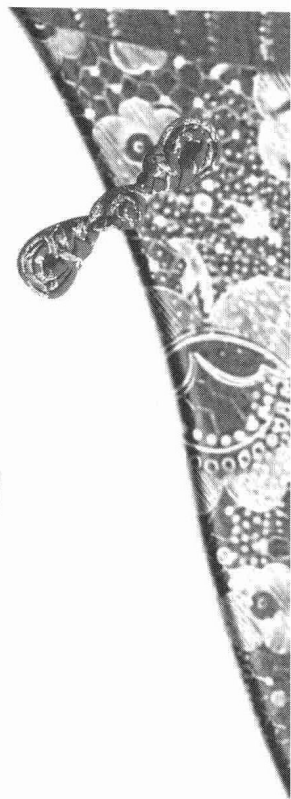
于是我来了，带着江南的温柔！

怎奈世事无常，灰姑娘的水晶鞋装不下一世的承诺。

商海诡谲中，徒留那一袭灿烂的金缕衣，

承载了我的爱和思念……





金缕衣



【静言思之◎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缕衣/静言思之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9

ISBN 978-7-219-06129-9 (2009.1 重印)

I. 金… II. 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1936 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责任编辑 聂晓珂

责任校对 周月华

版式设计 雅泰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99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129-9/I·1068

定 价 28.80 元

上 部

- 第一章 之子于归 1
第二章 手足耽耽 12
第三章 未雨绸缪 25
第四章 无心插柳 36
第五章 淮阳佳音 48
第六章 山雨欲来 61
第七章 翻云覆雨 74

中 部

- 第八章 化险为夷 91
第九章 牛刀初试 109
第十章 燕燕于飞 124

下 部

- 第十一章 迥异命运 144
第十二章 峰回路转 163
第十三章 初露锋芒 180
第十四章 诡谲风云 194
第十五章 风波乍起 213
第十六章 步步为营 227
第十七章 风云突变 243
第十八章 覆水难收 261
第十九章 物是人非 273
第二十章 缘起缘灭 293
第二十一章 生死茫茫 311

尾 声 316

第一章 之子于归



初春的京城，春寒料峭。齐府门前的大街，却是热闹非凡，鞭炮声、鼓乐声不绝于耳。

今天，齐府二公子齐如璋娶亲，排场自然非一般人能及。且不说齐府上下张灯结彩、金碧辉煌，就连齐府周围的路旁小树，也都扎上红绸，看上去一派喜气洋洋。

凑热闹的、看排场的、领赏钱的，通通聚到齐府门前。一时间门庭若市，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人们纷纷议论着齐府的富贵荣华，赞叹不已。

吉时一到，起轿进府。

落轿停步。一幅大红地毯在轿前徐徐铺开，喜娘在外高声叫道：“新娘下轿！”

随着丫头的搀扶，大红的吉服下，一只柔荑缓缓伸出。道喜声突然低了下去，两旁的人，特别是姑娘小媳妇们，竟痴痴地看着这只手不说话了。

形容美人，有的是赞叹其容貌之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有的是赞叹其风韵之美，娇花照水，翩若惊鸿。而一只手就能让人感到美人之美的，却几乎从未听说过。这样一只灵巧娇俏的手，玉指尖尖，仿佛半透明的春葱似的，微微上翘成优雅的弧度。指甲没有养得很长，被金凤花染得通红，小小的指甲盖越发像一颗颗红宝石，熠熠生辉，似乎翻覆之间，就有蝴蝶从手中翩翩飞出。这只手如此灵动，又如此纤柔，好像有一种奇异的魅力，吸引了在场所有的人。

可惜，这样的手上，却戴着一只不值钱的银手镯。

一旁的齐家大少奶奶撇撇嘴，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

京城第一绣庄做出来的嫁衣的确是名不虚传，艳如云霞的红色锦缎上，金色丝线绣出的花纹别出心裁、巧夺天工。裙子是当下时新的百褶裙，裙摆两边各垂下一个小小的金铃，走动之间，隐约有微微的轻响，像情人低低的絮语，一飘即散。

新娘只觉得，自己被喜娘扶着转来转去，跨过一道道高高的门槛，又不知磕了几个头。终于听到一声“礼成”，随后就被送入了洞房。

总算从喧闹中清静下来，新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小姐，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找点东西吃？”陪嫁丫头不知什么时候跟了进来。

“我还不饿。倒是你，一路上只怕也走累了，先休息一会儿吧。”

“不累不累，这一路我见了好多新鲜东西。可惜小姐你在轿里，不然你也会喜欢的。齐府的排场可真够大的，连树上都披红挂彩，赏钱发得淌水似的。”丫头凑上来，一副神秘秘的腔调，“我看见姑爷了，不愧是大家公子，真正的斯文儒雅、一表人才。嘻嘻，一会儿你就见到了。”

“不许胡说！”新娘含笑带嗔，“小小年纪，就学得这样油嘴滑舌！”

“可惜夫人身体不好，要不然她亲自来看看，也该放心了。”丫头不以为意，满不在乎地继续说道。

新娘摸摸手上的银手镯，想起裙边那两个小金铃，心里微微有些忐忑。

“你也累了一天了，快去歇歇吧，我这里不要人服侍了。”

“是，谨遵小姐吩咐。奴婢退下了，只等姑爷来服侍小姐吧！”丫头吐吐舌头，做个鬼脸，一溜烟跑了。

远远飘来隐隐约约的喜乐声和宾客的喧闹声，但在这个屋子，除了门外守着的下人，却仿佛没人一般清静。新娘端端正正地坐着，半个时辰下来竟有些腰酸背疼。夫君也许还在敬酒吧，今天这样的时刻，宾客们必定是不会放过他的。只是，连差个丫头来这里打一声招呼的时间都没有吗？新娘有些疑惑，随即又想，现在怎么就这样小心眼起来，连人都还没见过呢。

左思右想的，不知不觉已是三更。新娘手撑着头，靠在桌上，竟就这样睡着了。

忽然间，盖头被人掀起，新娘骤然惊醒。

“哦——这就是我的新娘。”

新娘一抬头，正对着一张略带几分酒气、似笑非笑的脸。新娘脸一红，慢慢地垂下头去。

“叫什么名字？”齐如璋的声音有些漫不经心。

“清扬。”新娘的声音几不可闻。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扬。名字倒是挺别致。”齐如璋大刺刺地坐下来，神情散漫，“如果不进来，你是不是打算蒙着盖头坐一晚上？”

清扬往里缩了缩，眼中的惶惑更甚了。

“少爷、少奶奶，请喝合卺酒！”喜娘端起一壶酒，斟满两个小巧的酒杯。

齐如璋挥挥手，“你可以出去了。”

“可是，老夫人嘱咐，要少爷、少奶奶喝完酒才让奴婢们回避。”喜娘站在那儿不走，又不敢多说。

“放肆，还不快出去！”一阵酒意涌上来，齐如璋添了几分怒气。

喜娘忙不迭退下，头也不敢回地出去了。

“怎么，夫人，不会帮你相公宽衣吗？”齐如璋伸出两手，还是那副似笑非笑的神情。

清扬只得站起来正对着他，帮他解前面的纽扣。大概是新衣的缘故，纽扣扣得很紧，一时不能解开。清扬感觉到齐如璋注视的目光，那脸更是止不住地绯红了起来。

“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古人的话还真是不虚。”齐如璋伸了个懒腰，看也没有看合卺酒一眼，自顾自地上了床。

最难堪的一刻终于来了，清扬别无选择。伴随着身体锥心的疼痛，清扬流下了蓄积已久的泪水。

身边的齐如璋昏昏睡去，清扬不敢乱动，只是任泪水无声地恣意横流。

离家前夜，母女促膝长谈，彻夜不眠。

“不哭不哭，我的清儿最懂事了。”娘抚着清扬微散的头发，“女儿大了自然是要出嫁的，难不成因为舍不得娘，就一辈子不出嫁不成？再说，出嫁之后又不是不能回来了。”

“可是，谁来给您每天煎药呢，您的一服药煎三次每次的时间都不一样。谁知道松明火焦到哪儿去找，冬天您的气喘病离不了它呀！”清扬说着，刚刚被娘擦干的泪又流了下来，“都是我，连阿萱都带走了，您身边不能没人服侍啊。哥哥在外面也辛苦，又要担心您的身体，我走了也不安心。要不，把阿萱留下吧。这么大个齐府，不会没有丫头。再说，就算没有丫头我也能照顾好自己。”

“傻孩子，哪有出嫁不带个丫头的。”娘仍然笑着，语气中却带了几分严肃，“别说是嫁入齐府，就是中等富庶的人家，不带丫头或是嫁妆不够丰盛，都是要被别人笑话的。”

“我不怕被笑话，只有娘过得好，我才能安心嫁出去。”清扬撅起嘴，半赌气半撒娇地说。

“你不怕被人笑话，我还担心女儿的前程呢。清儿，齐家是京城的大富之家，兄弟姐妹，公婆妯娌，非富即贵，哪个都不是省事的。”娘皱起眉头，眼神中透出一丝忧虑。

“进了齐府，就是人家的媳妇，不像在家里，由着自己的性子。要温良恭让、晨昏定省，各种礼数不可偏废。富贵之家，规矩也多，要学的地方还很多，身边没个贴心的人怎么行？阿萱这丫头从小跟你一块儿长大，和你情同姐妹，也还机灵，有她去我也能放心些。”娘拿出一个银手镯，给清扬戴上，“这个手镯虽不值钱，但它是我和你爹成亲时你爹送我的礼物。你爹说，银子新时洁白无瑕，人人喜爱，但很容易藏污纳垢，变得灰暗甚至发黑，要想它长久如新，就要时时擦拭，处处关心，为人的道理也是一样。娘今天把它送给你，希望你能让它时刻保持洁白如新。”

清扬不哭了，瞪大了双眼。从来都是温言软语的母亲，第一次用这样慎重的语气对自己说话。

“清儿，事到如今，娘也该把这段婚事的缘由讲给你听了。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听了之后也该知道如何自处。”娘语音款款，娓娓道来。

清扬早就知道自己和齐如璋是从小定亲，却不料里面还有这样一段原委。

爹在京为官的时候，和齐伯伯相交甚厚。一次齐伯伯带两个儿子来玩。小儿子齐如璋和清扬玩得十分投契，走的时候，执意要把身上戴的玉锁送给清扬。齐伯伯见状哈哈大笑，直说璋儿给自己选了个好媳妇。

原来，这个玉锁是齐家祖传之物，因为齐如璋身体不好才给他戴着，准备长大后作为娶亲的聘礼。爹拗不过齐伯伯，就订下了女儿的亲事。

方孝孺事件后，爹愤而辞官返乡。没多久，齐伯伯也辞官做起了丝绸生意，从此不让儿子再考科举。不觉生意越做越大，竟成了京城豪富。

回到江南，卫家境况却一天不如一天。自古婚姻都是门当户对，爹几次想退婚，都被齐

伯伯拦了回来。及至爹去世，还把这件事郑重地嘱托给娘。

五年前齐伯伯去世后，娘又旧事重提，想要退婚，却被齐夫人以一句“先夫遗训不可违”给婉辞了。

提起这些，娘虽然在笑，可眼里的忧色却骗不了人。

齐夫人家世显赫，齐家的大公子又娶了一位侍郎家的小姐，齐府，是怎样一个所在？自己在齐府，又是怎样一个位置呢？

清扬怔怔地看着手上的银手镯，一丝莫名的不安悄悄爬上心头。

几经辗转，清扬终于还是睡过去了。

刚一睁眼，阿萱已在面前，该去上房请安了。

身边被褥冰冷，齐如璋早已离开。

清扬下床凑到镜前，还好，眼睛只是微红，不太能看出什么异样。

阿萱拧了一条毛巾递给清扬。

触手冰凉，竟没有一丝热气。

“小姐，”阿萱放低声音，“我找了一圈，找不到一个人，只好去井里打了点水，你先将就洗洗吧。一会儿来了人就有热水了。”

胡乱洗了脸，阿萱给清扬盘上发髻，换上了家常衣服。

正在梳妆，忽然看见一个婆子隔着帘子立着，清扬忙叫：“进来。”

婆子进来，福了一福，“二少奶奶，是时候去上房请安了，担心二少奶奶不认识路，奴婢特来带二少奶奶过去。”

“有劳了。”清扬和阿萱跟着婆子一路弯弯拐拐，经过一个小院、一片荷塘，才来到齐府正厅大院。

天还不十分亮，北方不比南方，早晚俱有凉意，加上刚才洗脸时残存的冰冷，看见正门的那一刻，清扬打了一个哆嗦。

齐府十分宽大，从正门进来，经抄手游廊，进中门，正对一方影壁。又经过一方天井，这才到了正厅。

进得正厅，早看见几个人立在那里。正中椅子上坐着一个妇人，年五十许，广颐方额，肃穆庄严，这就是齐夫人了。

清扬看见椅子前摆着一个垫子，便走过去跪在上面：“媳妇给母亲请安。”一旁有人递过一盅茶来，清扬接了，双手奉上，“媳妇给母亲敬茶。”

半晌，齐夫人才接过茶，皱着眉头看了一看，又放下了。

“起来吧。”齐夫人吩咐道。

“老爷在世与你父亲交厚，是以订下此门亲事。齐家虽说富贵，却也不是嫌贫爱富之辈。不过，既入得齐家的门，就要守齐家的规矩，恪守妇道，安守本分，上敬公婆，下睦姑嫂，晨昏定省，不可偏废。这就是我要说的话了。”

清扬福了一福，“媳妇谨记。”

见礼已毕，齐夫人吩咐李妈带清扬见人，自己径往后堂去了。

一个婆子过来，把众人一一介绍给清扬。

右手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男子，面目宽大，颇有齐夫人之风，正是齐府大少爷齐如璋。齐

如璋微微颌首，面带骄矜。

齐如璋身旁有一盛装女子，衣饰华贵，气势十足。不用说，一定是吏部右侍郎之女——齐家大少奶奶了。大少奶奶勉强笑笑，算是打过了招呼。

左边起首是齐如璋。旁边的女子面容姣好，一双眼睛顾盼生辉，她对清扬口称“姐姐”福了下去。原来，这是齐如璋的妾室——赵姨娘。

再过去，三小姐纨素形容尚小，十四五岁的年纪，她对着清扬微微一笑。

婆子指了指齐如璋旁边的位子给清扬坐，清扬坐下，长舒一口气，总算不那么尴尬了。

“咦，二弟怎么是和赵姨娘提前来请安，竟不曾和二少奶奶一块儿来？”大少奶奶斜睨着清扬，“难道是心疼二少奶奶，让二少奶奶多睡一会儿不成？”

“大嫂说笑了。”齐如璋语气平淡，“小弟因为庄上有几件要紧的事要处理，打算早点请安后赶过去看看。”

“啧啧，燕尔新婚的，二弟对生意的事可真上心，比你大哥强多了！不过，也不用这么勤勉吧！”大少奶奶边说边瞥了一眼大少爷，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一旁的大少爷脸色骤地一黑，“二弟，有事交给大哥去做。哪有新婚第二天就出门的道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齐家无人了。”

“但是，这批货……”齐如璋的神色有些为难。

“怎么？不相信你大哥吗？”齐如璋面色阴沉，提高了声音。

“那就有劳大哥费心了。”齐如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一旁的大少奶奶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

请安完毕，清扬她们不认识路，不知弯弯拐拐了多少次，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小姐，你渴吗？这一大早空肚子站那么半天，喝杯热茶暖暖身子吧，我去给你倒。”阿萱四处张罗着。但屋里除了她们两个人，似乎连粗使丫头都没有。

“早上没热水，现在连个使唤的人都不见。你是少奶奶，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你？我找二少爷说理去！”阿萱气呼呼地说着，眼看就要出门。

“阿萱。”清扬伸手一把拉住了她，“省点事吧，何苦去自找没趣。我也不渴，你也歇歇吧。你昨晚在哪儿睡的，睡得好吗？”

“那你就任他们欺负？”阿萱气不过，“你行。我可不行！临走前夫人交代过我的，要护着你，不让你受委屈。少爷不行，还有老夫人呢，我就不信没个讲理的地方。”

清扬把阿萱使劲摁向床边：“你坐下，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把我眼睛都晃花了。”

“小姐，”突然阿萱不挣扎了，视线落在床边的小几上，“这是？”阿萱指着桌上丝毫未动的两杯合卺酒。

清扬默默点头，“是。”

“小姐！”阿萱抱着清扬，“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阿萱嘴里喃喃地说着，眼泪早已打湿了清扬的肩头。

“好了，别哭了，让人看见又不知要怎么说了。”清扬擦干眼泪，“我们的东西也该整理一下了，还搁在箱子里没拿出来呢，那些书啊什么的别压坏了。”

阿萱依言去了。临走前，又回过头来问一句：“小姐，你饿不饿，这半天，我可是饿了，我先上厨房找点吃的东西去。”

清扬笑着摇摇头，这个阿萱，何尝是饿了，只是怕我饿，找个理由给我找吃的罢了。

阿萱走了，屋里十分安静。直到现在，清扬才看清楚洞房的模样。

除了大红的罗帐和大红的蜡烛，这个房间似乎看不出有更多的喜庆迹象，连梳妆台和窗户都没有贴上大红喜字。帐幔衾褥，只属中等，丝毫不见齐家的富贵之气；陈列摆设，皆青瓷白釉之类，倒也甚合清扬心意。最为可喜的是，西墙满满的一架古书，里面竟然有李太白的诗集、辛弃疾的《稼轩长短句》和易安居士的《漱玉词》，还有怀素、米芾等书法名家的字帖印本……就这些，已足以让清扬兴奋了。

想不到富贵已极的齐家，居然有这样一个好的所在。而这个地方，居然指给了我，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清扬走出屋子，想把自己带来的书搬进来，放在一起。

出得门来，清扬骤然觉得自己的眼睛不够用了。

原来屋外是一片竹林，奇石修竹，相映成趣。一条卵石拼成的小路，延伸到竹林深处。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到处黑黢黢的看不清楚，竟是辜负了如此美景。

沿着小路走过去，过了仪门就是走廊。门上立着一个匾额，上书“幽篁别苑”四个大字，飘逸灵动，和园景甚是切合。

清扬正在细细玩味，迎头碰上阿萱。阿萱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是两碗清粥、一碟小菜。“小姐，吃点粥吧。别在风口子上站着，小心风大。”

两个人吃着粥，半晌，方才觉出一点温暖。

一时吃毕。清扬道：“收了吧。”又指向那两杯酒，“这个，也收了。”

阿萱的眼里掠过一丝诧异，却没说话，依言收了。

两人搬出自己带来的箱子，开始整理起来。东西不多，无非就是一些家常的衣服，还有一些清扬父亲留下的书和几本字帖就完了。难怪别人要说二少奶奶家家世不好，这些东西在齐府的人眼里，怕是连一个得势的下人都及不上吧。箱里还有一个匣子，里边有一对白玉手镯，还有一些簪环钗钏之类，是齐家的聘礼。一路行来，清扬怕这些东西易碎，跌破了反而不好，就收在行李里，婚礼前急急忙忙的，又被喜娘弄得头昏脑涨，不曾把东西拿出来，只戴着贴身不离的银手镯拜了堂，更是让人笑话了。

两人刚收拾完，就听见门帘响处，一个婆子带着个小丫头走了进来，却是早上在齐夫人身边的李妈。

李妈福了福：“二少奶奶早。这是桃儿，拨给二少奶奶使唤的小丫头。我看您这边只有一个丫头，对府里又不熟，多一个丫头方便些。我是李妈，以后缺什么可以找我，也可以让桃儿告诉我。”

清扬一一谢过。

走到门口，李妈又折回来：“每日午时，在大厅传饭。二少奶奶可认得去大厅的路？”清扬忙说认得，李妈方才去了。

桃儿形容尚小，只说自己原是在下面做粗使丫头的，大手大脚，看上去也不甚伶俐，有几分憨憨的模样。

不多久，就到了传饭时间。这次，是桃儿带清扬和阿萱去的。

早上天色未明，又匆匆忙忙的，没注意齐府居然有一片这么大的荷塘。时值初春，荷叶初长，茕茕孑立，若不是春寒料峭，真的让人以为到了江南。清扬竟看得痴了，被桃儿连催几声方才醒来，往正厅走去。

三小姐、大少奶奶和赵姨娘坐在桌旁，齐如瑄、齐如璋两兄弟中午照例都是不回来吃饭

的。

李妈安排个位置给清扬坐下了。齐夫人出来,在上首坐定,方开始传饭。

齐夫人是老年人,胃口本不甚大,且注重养生之道,提倡少吃多餐,因此吃饭实际上是摆个样子。果然,齐夫人略一点箸,便说已用过,要歇午觉,起身往内室去了。

众人方长出一口气,席上气氛略见轻松。齐家世居北方,饮食多为北方口味,味道浓重,不似南方清淡,清扬有些不习惯,又不好即刻退席,只得慢慢吃着,听她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姨娘今天的头发梳得好精致呀!”大少奶奶像是刚刚才发现似的,“是丹凤髻吧,哪个丫头这么巧手,什么时候也让她给我梳一梳。”

“大少奶奶的珍珠髻才是一等一的巧手,我这点小玩意哪入得了大少奶奶的眼。”赵姨娘客气一番,“不过,这个丹凤髻却也有番来历,是我向卢大人的三夫人学来的。”

“大少奶奶可还记得那次去清虚观进香,你身子不爽没去那次?”赵姨娘凑近大少奶奶,十分熟稔的模样,“正好那天卢大人一家也去进香,就顺便聊了几句。我看见三夫人的丹凤髻十分别致,便请教她怎么个梳法。三夫人倒是热心,不仅告诉了我,还让她的丫头马上给我演示一番。”

“回来这些天都没梳好,直到今天这个头才勉强可以见人,可见我也是笨手笨脚的,不如大少奶奶心灵妙手。”赵姨娘摸摸自己的发髻,嘴上客气,眼神里却流露出自得。

“姨娘不必过谦,姨娘巧手谁不知道,听说连二弟的头都是姨娘亲手给梳的。”大少奶奶似笑非笑,目光带着探询的意味。

“劳碌命罢了。二少爷嫌丫头笨手笨脚,偏愿意使唤我。说起来真是好笑,今天一大早,二少爷就急急跑来,要我给他梳头,说是要去见什么重要的人。”赵姨娘瞟了清扬一眼,“我还说二少爷了呢,哪有新婚第二天就出门的道理,再说还有二少奶奶,在二少奶奶那边梳了过来不是更方便吗,又不是没人服侍。这不,吃了早饭就匆匆忙忙地出去了。男人啊,没一个在家里待得住的。姐姐,你说不是吗?”

“也许吧,男人的世界原本就不在家里。”清扬淡然。

“说起卢三夫人,倒叫我想起一个笑话。那次卢三夫人去咱们绸缎庄买布料,碰巧我也在。她穿一条时新的百褶裙,不过挂一个铃铛,走起路来就响得惊天动地的,整个庄里都听得到。”大少奶奶一脸不屑,“她呀,最是在头发衣服上下工夫,仪态举止却甚少讲究,终是没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也难怪,寒门出身的。”

赵姨娘闻言讪讪的,脸上终究有些挂不住,找个话题岔了过去。

一时饭毕,各自散了。

回到房中,随便找个理由把桃儿支开后,阿萱便打开箱子,取出清扬的嫁衣细看,果然发现了裙边坠的两个铃铛。

“小姐,他们欺负人!”阿萱抖着裙子,“那喜娘还说是什么最时新的样式。”

“我早就知道了。所以,在这个府里,不比以前在家,时时处处都要小心。这种富贵人家的门原不是我们该进的。理是没地方说去的,能够做的,只有少生事罢了。”清扬神色平静,也看不出是喜是悲。

“小姐,你这样苦,夫人知道了不知会怎样心疼呢。”

“所以,一定不能让娘知道,她身体不好,别让她担心。”提起娘,清扬也哽咽起来,“后天就是哥哥动身回南方的日子,你一定要做好来,别多说话,别让哥哥看出来。要不然,我的罪

不是白受了？”

“小姐，难道……你要这样过一辈子吗？”阿萱抬起头，满脸是泪。

“也许吧，这就是命。”清扬抬头望向窗外的竹林，心里一片茫然。

当晚，齐如璋没来新房。

第二天一早，清扬早早地就醒了，记挂着要去请安，总怕睡过头迟到了又生事。天还没亮，就梳头洗脸装束停当了。和阿萱两人来到正厅的时候，各房都还没到，清扬她们只得在外面候着。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只见丫头婆子进进出出，捧着热水和毛巾鱼贯而入，次序井然，鸦雀无声。原来此刻齐夫人刚刚起床。又过一会儿，才见大家陆续到来。

齐府里，齐如璋、齐如璋各居东西两院，三小姐齐纨素和齐夫人一起，住中间正厅厢房。

一时请安完毕，却见一个丫头奉上一张拜帖，说是昨天沈老爷来访大少爷和二少爷，未遇，特意留下的。

齐如璋正要看，齐夫人发话了：“身为齐家主事之人，天天连个人影也见不到，昨天又去哪里了？”

齐如璋急忙分辩：“儿子昨天去见北边来的一个皮毛商人，想进一些上好狐皮，若谈成，获利十倍于丝绸。”

“哦，那谈成没有啊？”

“正在商议中，因为以前的一些细节是他跟二弟谈的，具体事宜，还需要进一步商榷。”

“这也罢了。”齐夫人转向齐如璋，“那么你呢？新婚燕尔的不得在府里，也往外跑？”

“禀告母亲，儿子昨天是去最后确定一下向江南订的那批丝绸的颜色和花样，因为今天就来人带走了。”

“不是一个月前就定下来了吗？”

“母亲有所不知，江南那边传来的消息说，今年蚕丝光彩特别好，儿子特地加了几个新鲜的花样，让他们精心织造。如今富贵之家冬月尚着绢纱，出外只用狐裘御寒。只要料子新巧，夏天的面料冬天也可待价而沽，铺子也少了每年低价销售存货之苦。因为订货数目较往年大，所以昨天儿子才需要最后确认一下。至于沈老板来的目的，想来也是为了这批丝绸吧。”

“我听你说的，竟是大悖常情。冬月尚穿绢纱，如何使得？”齐夫人面带不悦，“你这样擅作主张，有没有同你大哥商量过？”

齐如璋诺诺，“儿子同大哥考虑再三才做出这个决定。说起来，这个消息还是大哥提供给我的。”

“哦？是吗？”

“儿子只是听朋友说起，如今女子都嫌绉缎厚重，喜绢纱轻薄，且屋里本暖和，出门自有车马，虽冬月而不寒。听说，这还是因当今贵妃喜此装扮才风行起来的。”齐如璋赶紧解释。

“罢了，我也老了，随你们做去吧。只是老爷的心血，不能毁在你们的手里。你们好自为之。”

齐夫人进去了，大家正欲各自散去。

“少爷少奶奶略站一站，”李妈在一旁说话了，“夫人她老人家觉浅，今天早上被这么一闹，这会还觉得十分困倦。虽然请安是礼数，但立规矩也不在这早晚上头，搅了夫人睡觉，想来少爷少奶奶们也不安心。夫人吩咐，以后按点来，别来这么早了。”

清扬一大早起来,水也没顾得上喝一口,结果来早了也是错。心里气闷,路上又吹了冷风,回来靠在床上不想动。谁知竟睡着了,又没盖被,醒来呼吸声重,已是病了。

阿萱急着要告诉府里请大夫,清扬阻止了:“早上刚说了几句,回去就病了,就这么巧?知道的说是真病,不知道的还不说我气性太大气病的?何苦招人恨?再说,又不是什么大病,睡一觉就好了。”

病了自然没胃口,强撑着去吃了饭也是食不下咽。到了屋里,索性一下子全吐了。清扬只是恹恹地靠坐在床上,拿本书来看。黄昏又淅淅沥沥下起雨来,想着哥哥明天就要离开,离愁别绪一时涌上心头。

清扬一夜梦醒几次,梦里全是江南。

次日清早,一睁眼,天已大亮。

“糟了阿萱,快起来,太迟了!”

阿萱昨晚照顾清扬一夜,临到天亮才迷迷糊糊睡着,这会儿睡得正香。

两人急急忙忙梳洗完跑去正厅,终究还是迟了,齐夫人已经坐在堂中。

清扬怯怯地走上前去:“媳妇给母亲请安。”

齐夫人沉着脸,一言不发。

半晌,方才开口:“晨昏定省,不可偏废,连请安这种小事都做不好,何谈为人妻、为人母?既嫁入齐家,就要守齐家的规矩,你好好想想吧。”

说毕,拂袖而去。

“姐姐好睡,毕竟是享福之人,不像我们要伺候人,没那个睡清闲觉的命。”赵姨娘眼里全是笑意,风摆杨柳一般过去了。

清扬紧紧咬住嘴唇,越走越快,一路小跑回到屋里,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这一下撕心裂肺,几天的隐忍、委屈、积郁,统统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大哭一场后,郁积之气尽出,清扬心中反而轻松了不少。午饭没去吃,只让桃儿说一声病了,那边介不介意,已是顾不上了。好在今天清扬的哥哥孝文启程,府里忙着给他饯行,午饭也是草草了事。

离哥哥离开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清扬还躺在床上,让阿萱给自己做冷敷。眼睛肿得像桃儿一样,足足敷了半个时辰。看着镜子里的人影,眼睛似乎还有点肿,清扬加重了脂粉,心想千万别让哥哥看出来。

换件新衣服,是时候出去了。女眷回避,前来饯行的只有清扬、齐夫人、大少爷和二少爷。

大少爷匆匆打了一个照面,客套几句就有事出去了。二少爷齐如璋也是行色匆匆,陪孝文喝了几杯酒,就说要督促下人送花样去江南,意欲离开。

齐夫人一听,正好孝文也要回江南,便让那人与孝文结伴同行,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夫人美意,晚辈恭敬不如从命。”孝文恭敬一揖。

“好吧,那我先去打点一下,把大舅的行李也一并装车。”齐如璋说罢先走了。

席上,孝文看见清扬双眼微肿,好像哭过,想去问问,碍着齐夫人在场,不好作声。

齐夫人不耐久坐,推说更衣,进后堂歇着了,厅中只剩清扬兄妹二人。

“清扬,你……还好吗?几天不见,似乎瘦了,初来北方不习惯?”孝文仔细打量着清扬。

“我很好。”清扬避开哥哥探询的眼神,“倒是哥哥你,在齐府还住得惯吗?为什么不多住

几天？”

“齐府锦衣玉食，有什么住不惯的。不过惦记着母亲在家里无人照顾，想要早点回去。”

“也对，母亲身边确实需要人。”清扬拿出两封信，“把这个带给母亲，代我报个平安吧。就说我一切都好，让母亲不必挂念。女儿不孝，不能侍奉左右……”正说着，清扬的眼圈又红起来。

“你这样，我怎么放心得下。清扬，快别哭了，都是我不好，又把你招哭了。”孝文急了，怨起自己来。

清扬抬起头，泪眼模糊，看着哥哥手足无措的样子，又觉得想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只要自己一哭，哥哥就急忙认错，又是讲故事，又是给自己当马骑，总要到自己破涕为笑的那一刻他才开心。为此，经常被爹娘说太娇惯她，哥哥不以为意地一笑，下次照旧。

“哥哥，女儿离娘自然是要哭的。”清扬擦干眼泪，拿出另一封信，“这封信里面有松明火焦的制法和母亲的药的煎法。冬天来了，母亲的病会重一些，这里面也写有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这些，是给哥哥你的，以后母亲的病就要你多费心了。”停一停，又笑道：“哥哥，你倒是该早点娶个嫂子，也能轻松一点，不用再这样里外兼顾。”

孝文眼底流露出一丝苦涩，没有作声，盯着清扬，半天方说：“清扬，以后有什么事，多写信告诉家里，不要一个人撑着，记得你还有个哥哥。母亲那边你放心，我会照顾好的。”

两封信收好了，齐家又给清扬家带了一些北方特产，也一并收拾了。

孝文向齐夫人辞行，与齐伙计一道回江南去了。

10

京城还是春寒料峭，越往南走越是暖和，到得江南，已是杂花生树，草长莺飞，一派仲春美景。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凝眸处，远山迢迢如眉。更加上西湖边游人如织，商铺林立，一片繁荣景象。真可谓“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还是江南好啊！我的祖籍还是江南呢。”望着江南景色，齐氏绸缎庄的老掌柜王叔不禁感叹，“自从老爷去世，我再没来过江南。这一晃都五年了。”

一路行来，孝文和王叔已十分熟稔。王叔是庄上的老人了，齐老爷还在世时就已经跟着采买办货了。老爷过世，王叔年纪也大了，这才当掌柜主管庄上的事情。

“王叔，你看江南有什么变化吗？”孝文笑问。

“舅少爷，我只是个下人，怎么当得起！快别叫‘王叔’了，叫我‘老王头’就好了。”

“什么当得起当不起的。王叔，您本来就是长辈。又不是在府里，您也不用叫我‘舅少爷’，叫我‘孝文’好了。‘少爷少爷’的，叫着怪拘束的。”

“你这个后生，年纪轻轻倒挺会说话。好，今天我就托一次大。”王叔笑得十分爽朗，“江南啊，比以前可繁华多了，我最后一次跟老爷来的时候，这里还只是个小集市，当时几尺柜台的小店，如今已是百年老字号的商铺了。这几年，江南的变化真大啊。别的不说，就是西湖上的游船，也比以前多了一倍都不止。”

“孝文，江南是丝绸产地，又如此繁华，丝绸生意一定很好做吧。”王叔不愧是掌柜，说来说去又说到了本行。

“也不见得。丝绸本是富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江南不比京城，倒不如把丝绸贩到京城，

虽说多一些运费,获利却是丰厚许多。齐家绸缎庄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不错,齐老爷也是你这样的想法,但是,有一种想法却可以让你不出江南就赚钱,而且赚得更多。”王叔卖个关子,故意停下不说了。

日已近午,孝文他们穿的还是冬衣,被太阳一烘,不觉口干舌燥。

孝文一眼看见路边正好有个乡村野店,两人坐下来,要了一壶酒、几碟小菜,慢慢叙谈起来。

“孝文,不是我倚老卖老,你看整个齐府,从老爷做生意开始就跟着,少爷接管绸缎庄后还一直在做的有几个?只有我一个。这十几二十年,什么风雨没经过,我是一步步看着齐家发达的。据我看,老爷做生意是足智多谋,少爷则是出奇制胜。少爷做生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少爷,是齐府大少爷吗?”

“大少爷?他除了吃喝玩乐还会什么?!”王叔脱口而出,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又马上闭口不言。

“那就是二少爷了。可是,齐府中主事的是大少爷啊。”孝文有些不解。

说到二少爷,王叔话多起来。原来齐如璋十五岁就开始去绸缎庄料理生意,不出一个月,连陈年旧账都理得清清楚楚。十六岁跟着齐老爷催款办货,小小年纪十分精明干练,十七岁老爷去世时已经能独当一面了。齐家发达,皆因他的一个举措:把生意做进青楼。

“青楼?”孝文闻所未闻,乍听之下不觉吃惊,“那可是烟花之地!”

“烟花之地和做买卖有什么关系?你想想看,那些捧妓女的客人,哪个不是腰缠万贯舍得花钱的?俗话说,‘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哪个妓女没几身好衣裳,不愿意花钱多做几件?那里既是个销金窟,金山银山都有人愿意填进去,又岂会在乎那几件衣服?”

“倒也不无道理。”孝文若有所思,“只是,青楼岂是可以随意进出的。难不成为了做生意竟不惜毁坏自己的名声吗?”

“这个么,少爷早就想到了。其实根本没必要去青楼,只需要找到为青楼做衣服的绣庄就行了。或者说,先包下绣庄的供货,再让绣庄去接下青楼的生意就完了。”

“好灵巧的心思。二少爷果真是个商业奇才。”孝文不禁赞叹,“不过,二少爷似乎对青楼很是了解,难道——”

“自己没去过还不兴听人说过吗?家里现成就放着一个……”王叔猛地打住,话头一转,“再说,要去,还得有那个钱才行啊。”

“钱?”

“二少爷也是丫环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哇。”王叔摇摇头,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两人边谈边吃,不一会儿吃饱喝足又上路了。

行了一个时辰,孝文到家了。

见过母亲,孝文把清扬的书信拿出来,卫夫人边看边抹眼泪:“虽说信上这么写,实际上怎样也不知道。清儿是个不爱叫苦的孩子,有什么事都自己放在心里,可叫人怎么放心呢。”

“母亲不必过虑,我看妹妹挺好的,齐府家业大,妹夫也精明能干,妹妹应该是衣食无忧的。”

孝文虽说在宽慰母亲,但一想起清扬微肿的眼和脂粉掩不住的憔悴,心里不知为何有种莫名的担忧。

第二章 手足耽耽



12

天气一天天转暖，花前陌下，已见薄薄春衫。每到换季，大少奶奶都要张罗做新衣，现在，又开始在谈论今年流行的式样了。

“你们说，什么花形好看？”大少奶奶问道。

“咱们庄上那种桃红牡丹花缠枝缎面就好。”赵姨娘热心地提议着。

“你哪里知道，现在流行‘月华裙’，每褶一个颜色，配桃红的上襦岂不是闹得慌？”大少奶奶有些不屑，转过头问三小姐，“妹妹，你呢？想好了吗？”

“我……我还不知道呢。三小姐齐纨素突然想起什么，“我们也去问问二嫂吧，说不定她也要做呢。”

“这……”大少奶奶和赵姨娘面面相觑，“好吧，让人去请二少奶奶过来。”

“不用，我自己去吧。”纨素说道，“我想着那里的几丛兰花该开花了，正想去看看呢。”

“马上就到传饭时间了，小姐还是吃了再过去吧。”赵姨娘提醒道。

“二嫂那里不是也开饭吗？叫如意带上我的碗箸，就在那边吃吧，省得跑来跑去的麻烦。”说罢，带着如意去了。

原来半月以前，清扬她们就不再来正厅吃饭，改在这边的小厨房开饭了。

纨素一路行来。靠近“幽篁别苑”时，远远看见一个穿月白衫子的背影，正在为兰花培土。走近一看，正是清扬。

“二嫂好兴致。”纨素道，“我还以为，只有我才惦着这几畦兰花呢。”

“三小姐来了。阿萱，上茶。”清扬放下花锄，“三小姐进屋坐坐吧。我去换件衣服，弄得这一身的土。”

“二嫂不必客气，叫我纨素就行了。”跟着清扬入内，纨素一眼看见桌上摆着几张纸，所录

的正是陈子昂的《感遇》：“兰若生春夏，苒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嫋嫋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字迹纤秀清丽，婉约妩媚，有种说不出的韵味。

“二嫂，你的字写得真好！”纨素由衷地赞叹。

“不过是闲来无事，写着玩罢了。”清扬换了一件雨过天青色的衫裙，坐在纨素对面，“正好房里有笔墨纸砚，一时兴起，录了几首前人的诗词。让妹妹见笑了。”

“二嫂不必过谦，依我看，哥哥未必能写这么好的字呢。”纨素笑道，“说也奇怪，我看着这个字，就觉得应该是你写的，人们常说‘文如其人’，难道还有‘字如其人’不成？”又看了一圈四周，“父亲的书房这么一收拾，倒也清雅，只是未免过于寒素了些。”

“姑娘不知道，我们小姐就是爱这些书啊笔啊的，这些东西正合她的意。”阿萱快言快语地说。

“原来这是老爷的书房，难怪藏书这么丰富。”清扬恍然大悟。

“怎么，二哥没告诉你吗？”纨素有些诧异，想了想，又笑起来，“以前，我们最怕进书房，因为父亲总是在书房责罚我们。每次一走到书房门口，就开始发抖，不是被罚抄书，就是被罚跪着念书，抄书抄到手软，念书一念就是一个时辰，直念到会背父亲才准起来，那时候觉得这些书好可恨。幸好我不是男子，父亲对我并不十分严格。只是苦了大哥和二哥，特别是大哥，经常抄着抄着就睡着了，有一次还被我画了个黑眼圈，连累二哥被冤枉，差点挨一顿好打。”

传饭了，纨素忙说：“我也在这里吃，碗箸都带来了。”

菜上来，不过是些豆腐、蔬菜、面筋之类，倒像是在吃斋。

清扬歉意地笑笑：“妹妹，简慢了。”

“二嫂，你的病还没好吗？”纨素问道。

原来清扬送完孝文以后就病倒了，虽挣扎着不愿多事，但病来如山倒，每天天不亮要起来请安，隔得远，路上不免又受了寒，病越来越重，以至咳嗽起来，终究还是让齐夫人知道了。过了几天，请了大夫诊治，说拖得太久，竟是个小伤寒，喝汤药之余要少见风，慢慢将养。

齐夫人吩咐下来，请安就暂时免了，吃饭也不必到正厅来，在这边小厨房另开。

“多谢妹妹，好多了。”

纨素让清扬再回去正厅吃饭，清扬却以习惯了为由婉拒了。

闲聊了一会儿，看了一回兰花，纨素方才想起来的目的：“二嫂，你看我这记性，把正事给忘了。”纨素笑着吐吐舌头，“大嫂和赵姨娘要做衣服，我想着，你若要做，大家一起岂不方便？”

“难为妹妹想得到，只是我这段时间病着，也懒得出门，做了也没机会穿，以后再说吧。”

纨素走后，阿萱笑着对清扬说：“想不到三小姐竟是这么个天真烂漫之人，只是也太没有心机了。”

清扬笑道：“依我看，三小姐才是有福之人。夫人掌上明珠似的疼着，下人众星捧月似的捧着，还能有份单纯之心，殊不容易。难不成，人人都钩心斗角的倒好？对我们来说，这是求也求不来的福分哩。”

纨素在府里四处逛逛，掌灯时分方才到正厅。此时，全家已经在用晚饭了。

听说纨素去了别苑，齐夫人怪别人不劝着她，纨素却不以为然地求母亲给她做一件雨过天青色的裙子。

“好好好，纨儿想要，做就是了。”看着女儿，齐夫人满脸笑容，“只是小小年纪，这颜色也